



夏天，与梭罗相遇

● 马惠梅

最热的日子里，我终于迎来了暑假，对于每天工作长达十四个小时的寄宿制学校老师来说，现在一天的时间都属于自己，近乎奢侈。日子竟然显得漫长，每个躲避酷烈炎阳不外出的下午都仿佛长得没有了尽头。这从三月就开始遥望等待的盛大节日终于来临，我在这时，开始一年一度最安静的阅读。

这座南方小城，夏日温度普遍在 35℃ 以上，那扇西向窗户的玻璃被晒得烫人手，空气温热如同粤人喜好的热汤，人泡在其中，汗出如浆昏然欲睡。我常常坐在餐桌前，一边大杯大杯喝白开水，一边划拉下一张书页。

虽然性情不算浮躁，然而宁静是久违了的，有些陌生，楼道里传来阵阵笑语，手机时时振动的提示，仍把我裹挟在洪潮般的信息流中，放下书要走出去的冲动三番四次追索着，逼迫着，将我从文字中一次次剥离出来，一个炽热如这盛夏气温的问题悬在心头：是该这样安然地读梭罗？还是该用这些时间去加班去挣钱去创造更加现实的利益，在更宁静美好的环境里再来读这本书，而不是现在！

可是，此时我手里抓着这本《梭罗日记》，仿佛安迪紧紧握着那

把鹤嘴锄，这是惶然无措屡屡向灼热坚硬的现实投降的我拥有的一剂清凉散，是治疗浮躁的唯一解药，只有在这文字中，我才找到慰藉，能在快快快中喘息片刻。

于是强迫自己坐下来，坐在椅子上，努力压下再次站起来的冲动，一再提醒自己，不要停，请试着不停地读下去读下去，读梭罗的书，他的日记、还有那本《瓦尔登湖》，还有《野果》。

这是让人宁静的文字，出自一个自由、独立、睿智的美国男人之手，他的风采穿越近两百年时光的幽暗隧道，在他处处珠玑的宝藏文字里光华照眼。

总是遥想 1845 年。32 岁的梭罗将背影留给拥挤的文明社会，只身一人，带着一把斧头走向大自然，住进了瓦尔登湖畔的小屋。

这一住就是两年，直到 1847 年返回康德科。从 1845 年 7 月起，梭罗日记里就有了大自然的无限魅力。只活了 44 岁的他此时正处于生命的顶峰状态，日记里处处能读到热情饱满、元气充沛的文字，他对大自然充满的勃勃生机做了详尽描述。

7 月 5 日：关于林中小屋的描写。这是上午的书写，对林中小屋

中的晨晖尤为赞赏：“它们的周围在拂晓时分似乎拥有更为鲜艳的曙光氛围”。心境平和，身体健康的人对自然光线的变化非常敏感。

7 月 7 日：仍然无限留恋小屋的晨昏时光，包括晚上坐在门边上的自由想象。

就在这个月里，一个苹果以它纯真无邪的扑鼻香味陪伴着梭罗在田野上漫游，他想到诸神的赐予，倍感万物的美好，满怀感恩之心，“以另一种方式摄取营养”。这种谦和感恩对于物质需求极其贪婪的现代人来说简直就不可思议——谁会去感恩一个苹果？即使对一辆豪华汽车感兴趣也不过是三五个月而已啊！所以我们的天空只会越来越低，滋养灵魂的时光越来越少，心灵世界越来越芜杂。人群被挟持在潮流中汹涌向前，顾不上审视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，顾不上思考匆忙脚步走向何方，体重不断超标，营养却在流失。我们很忙，从早到晚，连每顿饭吃东西都会计算时间。“有时候我们发觉自己吃饭的时候匆匆忙忙，简直莫名其妙”，梭罗用“粗鲁”责备人们吃饭时的仓促和匆忙，这个词多好，把心灵越匮乏，越需要大量物质填补的掠夺者的样子描画在眼前。我不正是



师道

二〇二二年第十期